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  
第二十一回 賴夙分惡遇變良機 依前緣悲惋化癡情

且說祁夫人叫丫頭們引路往逸安堂來，金夫人忙迎了出來攜手入房歸坐。茶畢，祁夫人欲提親事，一時又不知從何說起，正尋思時，賁侯從外走進來了。原來祁夫人小於賁侯，故見賁侯進來，忙起身問安，二人遂歸坐敘起家常。忽然綿長來了道：「老太太喚福晉太太暫來一來呢。」金夫人不知何事，忙至介壽堂來時，只見老太太帶了眼鏡看曆書，桌上放著一個小錦匣兒，地下只站著妙鸞一人。老太太見金夫人侍立，遂放下曆書道：「祁夫人向你說了甚麼話了？」

金夫人道：「也沒說甚麼別的話，剛進去坐了一會子，老爺就進來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方才他問我，琴丫頭有了人家了沒有，便起身往你那邊去，看樣子似有為他兒子下聘的意思。因你是他的姑母，莫不是和你商議去的？」金夫人道：「雖然和我商議，他父母都不在此，我也不便做主依允的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雖然如此，起了話頭兒便啟了事，方才問我時，我已失口說還不曾有人家兒了。我才看曆書，今日便是天德，上好的日子。我心裡早想著一件事，直到如今沒說出來，這會子再不說也使不得了。我看琴丫頭的模樣兒、性情兒和我們璞玉是天生的一對，不可坐著錯過了良機，不可坐視失口於別人。爐丫頭的聰明俊美雖不在琴丫頭之下，只是口角輕快，性情浮躁，終不如琴丫頭有福分。再說我的外甥女兒聖丫頭倒是極相當的，雖然如此……」說到這裡顏色有些變了，遲疑了一會子，方道：「也有分別，再想想來，沒有再比琴丫頭配得上的了。如今又到了不可不趕著定下的地步，你覺著怎麼樣？」

金夫人見老太太言語裡有些嗔意，欲回先前已給爐梅插簪的事，又恐老太太責怪自作主張，又想老太太沒有不聽說的，因勉強道：「這也是老太太的深謀遠慮了，只是這裡沒個相當的人為那丫頭做主，怎麼就能定下呢。」老太太初時見金夫人言語遲遲，心中已不受用，如今見他這麼說，越發不悅起來，遂道：「也不是說就下定彩禮，你如何就知道他父母不願意給這裡了？我這也不過是先應個景兒，防著別人開口的意思罷了，偏除了你姪女，我的兒子就不得媳婦了不成？」金夫人見老太太真個沉了臉生起氣來，心中惶恐，忙應：「是，是。」不敢再言語了。

老太太吩咐喚姑娘們來。不一時，德清、琴默、熙清等都來了。老太太先問了他們幾句話，方向琴默笑道：「你耳上戴的那環兒，看來雖然精細好看，到底不起眼，亦且不似個大家兒太太小姐們戴的東西。」因指著放在桌上的小匣道：「這是我小時素常戴的一對珠墜兒，取下你那環，換了這個戴上。吉祥的東西，好增你壽數。」妙鸞遂即向前摘下玉環，老太太又看了金夫人一眼，金夫人忙開了那小匣，取出那綠松石蓋的珠墜兒來，戴在琴默兩耳上了。琴默不解其意，慢慢跪下磕了頭。妙鸞、秀鳳等只顧悄悄捂著嘴笑。

且說，金夫人歸逸安堂後，賁侯問道：「老太太喚你去為了何事，如何這半晌才回來？」金夫人笑道：「為給琴丫頭掛墜兒的事叫的。」賁侯問道：「掛甚麼墜兒？」金夫人道：「不知怎麼忽然想起來的，先前也曾因遲了璞玉的親事，說了我好多不是來著。」祁夫人聽了那些話，見此光景，已解了八分意思。知事不諧，遂止了聘琴默的念頭，不提。

再說老太太趁此一怒，次日便命賁侯備了車馬，差往西河郡接賁夫人母女去了。祁夫人知這裡要來客人，住了兩三日，便欲辭歸。向老太太說了，老太太笑道：「我接我女兒來，原是因為你來了，姊妹們多日不見，趁著這機會互相見面，以盡多年思慕之心的，想是不過幾日必至，如何不等一等，卻這般匆忙？」

祁夫人道：「孩兒自來，已住了好幾日了，也不知道姑老爺如今在家不在家，去的車馬接得來接不來也說不定。而且我出來時，我們老爺說要往鳴鳳州去，所以曾吩咐我們娘兒兩個：多則十日之內必回來的。如今算將起來，趕到家也得十天了，再不可不起身了。」

老太太聽了斷然不許，因此只得又住下。過了兩日，不見接賁夫人的車馬回來，且無音信。祁璞玉也時時進來催促，老太太無奈，只好設筵為他母子二人餞行。

不料祁夫人起程的次日，賁夫人真個帶著女兒來了。忠信府閩府大小都出來相迎。老太太見賁夫人比那年來時胖了好些，心中歡喜不盡。賁夫人見老太太年雖愈老，面色紅潤，身體硬朗，心下也覺欣慰。賁侯、金夫人等也歡歡喜喜的互相廝見。德清等姊妹們，也因相暮日久，與孟聖如攜手談心，親熱非常，不必贅述。

內中惟璞玉聽他們來的消息，只喜得手舞足蹈起來。在介壽堂賁夫人跟前站了片刻，見人多，遂轉身入西屋內來。問了聖如好，再問沿途中耽延之故，二人對面相視，心中說不盡的親熱。

孟聖如笑道：「那年兄弟送我時，臉色原比現在白了，如今這一兩年間，身材雖然長了好些，臉色卻如何這般紅了？」德清笑道：「去年冬天因公到外邊，成了大黑子回來的，如今這還是變白了呢！」聖如又笑道：「豈知這世上真個也有一樣的人呢。我們此次來的道上，遇著一群騎馬的，僕從們都係著紅裙子，前頭走的一人帶著一把綠鞦韆，後邊跟著的一個，在馬上馱了韉著紅氈的行李。當中走的一個騎著高頭白馬，穿著黑絨掐牙的鹿皮白坎肩，下身也係著鹿皮裙子，年紀也不過十四、五歲的光景，遠遠看去和我們這個兄弟一模一樣的。只是身材略威武些。挺著胸堂，倒象學唱戲的武生似的。走近前來，行過車旁時，我們太太幾乎不曾叫了聲璞玉，幸而我眼尖看出來，忙從背後扯了一把才止住的。那人在馬上端詳來著，走過去後，一個騎馬的問明了我們後邊的從人們，那人便駁轉馬頭加鞭縱馬過來，到車前跳下馬來了。這裡去的高亭回明了緣由，停了車後，我們太太方知其所以，忙掀車簾子相見了。說是甚麼又是這裡老太太的姐姐生的姪女的兒子？虧我記著我們這兄弟是個白臉子，所以沒弄錯，若是如今這臉色也許錯認了呢。」熙清笑道：「人們都說和我們哥哥一模一樣的，我也曾信來著。那日他們一處走時看，那裡是一樣的，不但面龐不同，況且身端也極不相同。常言道『遠看不如近比』，可是真話呢。」璞玉站在地下笑著問道：「姐姐看著那個璞玉究竟比我如何？」聖如大笑起來。璞玉見他不說，再三盤問，聖如只是搖頭不語。璞玉再追問時，琴默從旁啞道：「說是強似你十倍呢，不但模樣兒好的多，並且身材也象個男子樣，不似你象個女人。」璞玉聽了，遂轉身笑道：「那你如何不和他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見琴默放下臉來，便不言語了。德清問道：「那璞玉和他母親祁姑母同去的，如何分開了？」聖如道：「倒不是分開了，原是將祁太太留在打中火的地方，先去安排下處的。那時我們也要打中火，所以那祁璞玉回馬跟著我們回他打中火的地方來，差一從人帶著行李前往宿處，又差一從人馳馬回往打中火地方報了祁太太，說知我們來到的事，請在客店裡候見。幸而我們相逢處離店家不甚遠，走不上二里路便到了店裡。那祁太太早已備飯等候了。一見我們太太，老姐兒兩個拉著手，一語不發，先哭了一場，哭罷，方點煙敘話了。那祁太太可真是個好性子，一見我就拉著手問長問短的，慈愛非常，比至親骨肉還親近。分手時又請我們太太歸途必到他家。我們太太說繞道不便，他執意不從，又叫他兒子跪下請，等到我們太太答應後才磕頭起來的。後來路上聽說，我們這二十多人一千人馬的用度都是他們開銷的呢。」德清笑道：「慢說你們一千人的用度，就是開銷你們一路的盤費，又有何難？我們這一郡第一個有名的財主呢。」璞玉又笑問聖如道：「那麼，姐姐你們歸沿一定是到那裡去的了？」話猶未了，正遇賁侯出去，聽見西屋裡璞玉說話，遂喚了出來，低聲喝道：「這畜牲，不在你姑母跟前伺候飯，只顧在姑娘們群裡混甚麼？」璞玉大懼，忙入東屋去了。

彼時，賁夫人正和老太太說著趕路遇祁夫人之事。金夫人命丫頭們放桌安箸，親手斟上一杯酒，獻與老太太。老太太吩咐叫姑娘們過來，也命金夫人在這裡吃飯。上席坐了老太太、賁夫人、聖如、琴默四人，地下高幾上坐了金夫人、德清、熙清、璞玉四人。一時飯畢。因琴默沾著海棠院，遂叫賁夫人母女在翠雲樓安歇了。聖如的丫頭梨香、鳳梅等搬運箱籠細軟時，璞玉見了笑道：「妙人們都來到了。」梨香冷笑道：「妙人們這會子也不是自己來的。」璞玉知他們疑心自己不喜歡他們，也不分證。

且說從此璞玉又有了一個知心人，每日下了學，即往樓下，與聖如說笑。有時往海棠院，琴默雖也相敬如故，然自那日老太太

給他掛墜兒後，究竟腴腆了些。況且如今璞玉又有了個密友，遂順水推舟，撻過一邊了。兩人相逢時，雖也說話，畢竟不怎麼親熱了。璞玉雖然也看出了那般光景，只當是女人家常情，不以為怪，卻不知他別有一段緣故。因此，雙方越發疏遠起來了。

一日，金公那邊，專差人來請了老太太安，問了賁侯、金夫人好。為與其旅姪金紹聘定德清，送過花紅酒禮來了。金夫人在逸安堂同琴默一點收從娘家寄來的東西，見全家大小人等都有禮物，只沒有爐梅的，金夫人便疑惑起來，出到正堂坐下，叫壽兒喚人從娘家來的管家來，問過了家中兄嫂及家平安，又盤問：「自下邊的媳婦丫頭們起，都有信簡問候，為何只沒有爐姑娘的？」那管家回道：「二姑娘如今病著呢，想是為此不曾具禮。」

金夫人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爐姑娘怎麼病的？」管家回道：「奴才也不知道是甚麼病，但聽大夫們說，病雖久延，卻無妨礙。」金夫人忙問道：「何時病的，多久了？」管家問道：「約摸自今年正月病的，二月一個月不曾理會，聽說自本月起，日間多是躺著呢。有的大夫說，過了立夏就能見好呢。」金夫人愁眉雙鎖道：「這也是妄談罷了，病人總是見熱越重的，那裡能夠不醫治入夏倒好了的呢？如何病了不趕著快治，耽擱了這麼多日子了呢？」

管家道：「起初大夫們說是咳傷寒來著，到了如今又說不是了。」金夫人啞道：「呸，那樣的大夫還算個甚麼大夫！如今究竟當做甚麼病治呢？」管家道：「如今當肺癆治著呢。」金夫人問道：「飯食如何？瘦了不曾？你們太太怎麼樣？」管家回道：「飯食的事奴才不知道，這二月裡往廟裡上香時，奴才們見瘦了些，看那瘦的光景，想是飯食也不太好呢！太太成天家拜佛，到處請僧唸經不止。」金夫人聽了此話，遂低了頭，半晌不言語。管家見金夫人愁容可掬，因又慢慢回道：「這病多般是去年秋天，自這裡回去的途中著涼上得的，又添了些症候，奴才聽家裡的說，才知道成了癆瘵。我們老爺也已不用那些大夫，竟差人往木蘭山取茸角去了。姑太太也不必憂心，趕到奴才回到家時，差人想也回來了。若果然診為癆瘵，只怕不得茸角罷了，若有了茸角，不久即可痊癒的。」金夫人點頭，命管家吃了茶出去了。

琴默在內間，聽了這些言語，已知爐梅患病的原委。至親骨肉，豈不掛懷！只因為他自尋病苦而歎氣。金夫人自外屋走了進來道：「大姑娘，你可聽見了方才說的這些話？」琴默忙笑道：「姑母也不必為此擔憂，我妹妹原是有點癆病的，又因去年秋天回去時，那幾日真個也冷些，所以中了邪風得的。縱有了別的病，我們老爺也知道醫理，想也無甚妨礙，未必就重起來。」金夫人聽了，方略放了心。

午時璞玉下了學，來到自己房裡，脫了袂衣便往外走。福壽道：「忙忙的又往那裡去，上房裡還沒搬飯來呢。」璞玉也不言語，只顧往外走。福壽從身後扯住道：「且住，你可曾聽見了一件事？」璞玉已走到門首，方止步問道：「何事？」福壽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何事！事倒與你無乾，只是聽說爐姑娘病的將要死了。」璞玉聽了此話，吃了一驚，忙回身問道：「怎麼說，爐姑娘病了？你聽誰說的？」福壽回過身去道：「我也沒聽誰說，甚麼時候他死了，你才聽說呢。」璞玉心中慌恐，跟著福壽問道：「福姑娘，你實告訴我，這話終究出自誰口？」福壽冷笑道：「你也不必問誰說的，且同著眼前的人說笑玩樂就完了，又問已去了的姊妹做甚麼？」璞玉越發焦躁起來，扯著福壽的衣袖叫他坐了，央求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實說與我，我如何不想已去的姊妹呢，只沒說出口罷了。終是如何病的，此刻可好了不曾？」福壽見他坐了下來，方說道：「不然我也聽不見的，因今早聽小丫頭們說：建昌來的人給我帶來了爐姑娘的丫頭畫眉送的東西。我往逸安堂去取時，聽玉清姑娘說的，那人說：自今年正月起就不好，二月一個月沒甚管，久而久之，到了三月便躺倒了，不怎麼吃東西，瘦的很厲害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好似頭上傾下一桶冰水來，直涼到腳底。又忙問道：「姐姐的話可是真的？」福壽道：「好沒意思，難道我平白的咒他不成？如何不真，只看爐姑娘沒給我們這裡一個人送禮物，也可知道了。」璞玉道：「哎喲！這麼說是我害了爐姑娘了，這病好了便好，苦或越發沉重起來，可了不得。」

福壽道：「重起來是一定的了，你只顧終日過著快活日子便罷了，又何必管他重與不重呢？」璞玉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，他若有個三長兩短，我一個孤鬼兒還活著做甚麼？」說到這裡，聲音顫抖，眼中流下淚來。福壽道：「噯喲！你倒成了小孩子了不成？人家在那邊病著，你如何卻在背地裡招不祥？」璞玉道：「非我招不祥，想我二人，自幼意氣相投，親熱不比別的姊妹，別人不知道也罷了，你是知道的。且不說別的，那年因爐姑娘惱了我，總不理我時，我求你去訪畫眉，以尋釋怒之計，這你還不知道了不成？」福壽道：「你那時既那般好，後來琴姑娘來了，又如何不理他了，及至他去時連一句話也沒有了呢！你這一種性子，慢說爐姑娘惱，我從旁看著也覺不平動氣呢。」璞玉急得捶胸搗膝的道：「啊呀！這可真真是難事了，我如何見了琴姑娘便忘爐姑娘呢？這不過都是你們隨心所見的，又說不理他是甚麼話，難道只有並肩攜手連膝坐著才算得理了不成？我們比別人親近，原是出於心意相合之故罷了，斷無淫心邪念。姑舅姊妹，雖非骨肉族親，也是血緣相連的，我們院裡非但沒有那種行徑，況且若或露出些許來，爐姑娘也不那麼看待我了。有一等愚賤之輩，不知我們的事，偏又與他們悖倫亂綱的言行一般相看，見我們互重互敬，倒以賤卑穢污之言猜疑，若真個有手足廝磨之事，越發不免說成真實的了。再說他去時，連句話也沒有，這雖說的極是，我當時只因有事相纏，不得工夫之故。後來忙著過去，欲說一兩句心裡話時，又因爐姑娘移至海棠院，與舅太太在一處了，所以不曾說得一句話。這倒實是我的不是。」福壽聽了這番大議論，也便無言，躲到一旁去笑道：「君子自知君子心，對著我們這等愚昧之輩，也無須說那麼多大道理。」

璞玉也沒聽真切，沒情沒趣的走了出去。欲往逸安堂細問玉清，方走到門首時，只見賁夫人同著賁侯、金夫人共坐敘話，錦屏、玉清等在下伺候。料他們不得閒，遂徑往西去，走入綠竹齋護綠門，便覺心酸。悲悲戚戚入了內間，坐在爐梅常坐的那張椅子上，抬頭見了爐梅在畫上的題詩中「心頭悲愴多一儻」一句，如同萬箭穿心，淚如泉湧，獨自一人不言不語的哭起來了。常言道：「世間苦事莫若哭，無言之哭最為苦。」璞玉這一哭，真個是：

流淚眼看流淚詩，斷腸心憶斷腸人。

璞玉哭了一場。自忖：「爐姑娘的病，別人雖不知道，琴姐姐必聽說了，且去尋他問個端底。」想畢，遂出綠竹齋，無精打采，迤邐往海棠院來。

當時，正值暮春下浣，天長日暖，但見淡雲籠空，日色將晡，和風撲撲，輕塵滿院。璞玉心中愈覺鬱悶，來到海棠院時，寂然無聲。掀起門簾子，見反扣著福扇門，知琴默不在家。推門走進來時，屋內灑掃得清淨，幽靜無比。入東邊紗櫥內，只見炕上鋪著綠絨褥子，靠東壁放的花梨木條桌上，正中放著碧玉高爐，南邊是綠松石鏤瓶，北邊是紅瑪瑙盒兒，壁上依然掛著那幅水月觀音像。西邊放著藏書的鐵梨木長櫥，上邊擺了古皿茶具之類。